

当我站在这块土地上的时候,只觉得高高在上的苍穹是那么辽阔无垠,无边无际的大地在不断往前延伸、延伸。但是,那为数不多的几根直刺云天的立柱,分明显示出这里是一个历史的遗迹。突尼斯的北端,与地中海紧紧相连,眼下就是迦太基古城遗址。简直不敢想象,在这片有六七十个足球场大的地方,有当年的教堂留痕、有出土的石棺和墓葬品。东倒西歪的杂乱堆放,似乎还还原成挖掘后的随意。我最惊讶的是,这里保存得几乎完整的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公共浴室。中国留学生导游兴致勃勃地给我们介绍,这里有两边对称的更衣室、温水游泳池、按摩室、冷水室、健身房、几个大游泳池。而不远处,是当年的罗马竞技场——

## 沙漠之花

马以鑫

导游卖了关子,说你们猜,竞技场可以容纳多少观众?我们从三千五千到一万两万胡乱说,导游做出一个神秘的表情,嗨,你们大概难以想象,可以容纳四万人哪!

很快,我们来到著名的蓝白小镇。刚一走近,只觉得蓝白两种颜色扑面而来:蓝色的屋顶、门和窗,白色的墙。整个的蓝白两种颜色,是那么协调、那么宁静、又那么抓人眼球,只觉得天地间就是蓝色和白色在主宰。导游告诉我们,几乎整个地中海周围,居住的房屋都可以称为蓝白小镇,因为基本上都是蓝和白两种颜色,而呈现出一种诗意盎然的美丽。同时,这里的居民特别喜欢养花,几乎每家每户的屋前屋后、窗台都种植着色彩缤纷、姹



群山分流 (中国画) 郑伯萍

紫嫣红的鲜花,点缀在蓝白之间,真是妖烧妖媚。走着走着,我被大大小小的摊位和地摊吸引住了。突然,一个并不显眼的地摊边上一块小纸板上抓住了我的视线,那是写着歪歪扭扭的四个汉字:沙漠之花。我曾经在塔克拉玛干沙漠、腾格里沙漠和柴达木盆地沙漠听说过有沙漠之花,那是怪柳、罗布麻、肉苁蓉和沙拐枣开出的花。但只是听说,还从未

见过。我一直期待着,什么时候能见到真正的沙漠之花,因为难以想象,在赤日炎炎、干旱炙热的沙漠中,竟然有花开出。谁料,现在我见到了沙漠之花!

也许我掉队了,导游和同行者都已离去,我太醉心于沙漠之花,而成了孤独一人。那犹如扑克牌大小的一块底板,上面是一朵比乒乓球还小的花朵,颜色暗淡、有些深蓝有些紫,明显是已经枯萎的模样——但即使这样,我还是十分喜欢。我用蹩脚的英语和摊主比画,只是想知道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摊主大概理解了我的意思,只是露出不屑的神色,意思免谈。我问价,摊主从身穿黑色长袍中掏出一块小纸板,上面又是歪歪扭扭的汉字:10欧,后面还跟着令人发笑的三个字:不还价。我犹豫了,沙漠之花真是我一直想见的东西,现在邂逅,而且可以买下,那真是幸事,但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?我犹疑着,摊主还是不

屑的神情。突然,我觉得现在枯萎的模样,反而证明它是真的。摊主拿出一只小纸盒,把花放了进去,然后递给我。

当我小心翼翼地把手里那朵沙漠之花带回房间,迫不及待地查了百度。百度上说,有一种依米花生长在非洲荒漠地带,默默无闻,很少有人注意它,甚至以为它只是一种草。但是,它会在某个清晨绽放出美丽的花朵,那是无比绚丽的花朵。百度说,一株依米花往往需要七年的时间在干燥的沙漠里寻找水源,然后一点一点集聚养分,在完成蓓蕾所需要全部养分后,它开花了。简直难以想象,在茫茫沙漠中,在几乎没有任何水分的地方,就有这样的花,凭着顽强而执着地奋发努力,终于跃然一现。短短几行字,读得我怦然心跳、久久不能平静。

从突尼斯带回来的沙漠之花,我恭敬地放进了家里的玻璃柜。



近来在一些民众中遇到一个陌生的医学名词——“磨玻璃样结节”,常被简称为“磨玻璃”。“磨玻璃”是个什么病?无法望文生义,由于多见于以筛查肺癌为目的的CT检查报告中,所以便有人以为这“磨玻璃”便是肺癌的代名词了。

“磨玻璃样结节”是CT专用术语。CT之工作原理是:当X线透过人体时,遇到不同的组织,其透过率不同,肺组织里含大量空气,X线透过甚多,骨骼含钙甚丰,X线不易透过,将X线透过的多少以数字细分,再将这些数字经计算机转换成从黑到白的不同深度构成的画面,医师便可从应该白的地方发现黑或深些、应该黑的地方见到白或淡些来发现异常,再从异常部位的大小、外形、深浅度、血液供应情况等来判定其可能的性质。“磨玻璃样结节”是描述肺部CT检查时在肺部发现的既不黑、也不白的影子,就好似一块半透明的磨玻璃,因为这种影子边缘大多清晰成一小块状,所以便称之为“磨玻璃样结节”。

“磨玻璃样结节”是医学诊断领域里的新鲜事,以往的胸部X线拍片,较难发现直径在10毫米以下的病灶,直径在10毫米以上的病灶,多数已经可以按其密度、边缘及血管征象给出定性诊断的意见,毋庸强调其“磨玻璃”的特点或只泛称之为“低密度病灶”即可。在低剂量螺旋CT用于一般人群检查之后,才越来越多地发现这种直径

只几毫米、内部均匀、外周光滑,半透X线、一时无从定性的小结节。于是便称这些小结节为“磨玻璃样结节”。可以理解这只是以一种权宜之说的说法。

当然医学界对此也并非一无所知。基本的看法是:若是这“磨玻璃样结节”直径小于4毫米的,称之为“粟粒状结节”,或可不必介意,来年复查即可。若直径在5至9毫米的称为“微结节”,10毫米及以上的称为“小结节”,应依其大小及有无患肺癌的风险:如吸烟、特殊的环境污染、肺部疾病史、家族肺癌史等情况决定3或6个月复查一次。如在复查中发现其逐步增大、结节内部变得不均匀、结节出现新生血管、周围血管受挤压或推移等情况则或表示有癌变之可能。

不过也需要说明的是:在“磨玻璃样结节”中最后发展为肺癌的比例并不高。国外有人追踪调查一批直径在10毫米以下的“磨玻璃样结节”三年,结果45%的人结节消失或缩小,自然可以排除癌的可能性了;40%的人无变化,看来癌的可能性也不大了;只有15%被确诊为癌,而且其中多为“原位”腺癌。原位,即仍局限于发生癌变的上皮部位之意,此种仍在原位的癌,手术切除后即可根治,其实,这也就是用低剂量螺旋CT筛查肺癌的目的所在。

“磨玻璃样结节”绝大多数并不是癌,越小、不是癌的可能性越高。但确实也不能掉以轻心,定期复查以观其变,是应有的态度。

大约一年多前,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老师带着同学前来上海报业集团,要对我做校友回访。我一再谢绝,说自己只是复旦新闻系的一个“非典型学生”,你们应该去访问那些典型的新闻系学生中的杰出典型。

这绝非出于谦虚,确是由衷之言。说来有点自惭形秽。1975年,适逢全国推广朝阳农学院所谓“社来社去”的招生改革经验,即学员来自人民公社,毕业后回到人民公社去。于是复旦大学在新闻系办起唯一的一个“社来社去”试点班,我们有幸或曰不幸成为这个班的学生。为期16个月,没有寒暑假,读了新闻系的全部课程,并经历多次实习,几乎就是压缩型的三年制普通班,但是“社来社去”并非高等教育。按了法章老师的话说,我们既不是三年制的工农兵大学生,也不是高考制度改革后的本科大学生,而是一个“特殊的群体”。因而我自认为是新闻系的“非典型学生”。

“非典型学生”理所当然地回到农村,多数同学被安排到县级或公社的政工部门和广播站。但无论如何,也算就此和复旦新闻系结了缘,而更为重要的是,在新闻系接受了新闻学养的启蒙和新闻专业主义的赋能。

后来,几经周折,我终于如愿跻身于职

业新闻工作者之列。1998年,我从新民晚报编辑部调任《新闻记者》杂志主编,开启了一个“非典型学生”一段后“非典型”经历。

2001年末,编辑部在研究新一年的办刊工作时,大家不约而同地议论到,近年来媒体上的虚假新闻多了起来,与新闻真实性原则背道而驰,令人难以容忍。我灵机一动:可否来一个“十大假新闻”的评选,藉此重申新闻真实性原则,为“新闻打假”鼓与呼?

就这样,《新闻记者》的“2001年十大假新闻”评选应运而生,并启动了连续10年的“新闻打假”历程。始料未及的是,我们从此为这个“新闻打假工程”欲罢不能;也不承想到,竟会遭受如此多的困扰和烦恼!10年间,遭遇一连串不乏黑色幽默的“小插曲”“小故事”,时有无力、无助、无可奈何和啼笑皆非之感。

2010年夏天,我们受到“侵害名誉”的指控,被索赔50万元,走上被告席。起因是经反复核查认定,某报一张石家庄大雪的新闻

照片,其实是从国外网站上扒来的意大利大雪的照片,所以我们将其列为“十大假新闻”之一。但某报死不认账,交涉无果后,正式对《新闻记者》杂志提起名誉权诉讼。我生平第一次作为被告走进法庭,目睹原告及其律师为造假行径辩护,荒诞不经,令人喷饭,却又深感悲哀!历经一年多,法院判决某报败诉,对方不服,提起上诉。后经有关方面沟通和斡旋,双方达成和解,某报撤回上诉,一次性向《新闻记者》支付经济补偿10万元。此时,终于“胜出”的我,却无论如何开心不起来!

其实,对于“十大假新闻”的评选,一开始我就没想过什么荣辱得失。一个复旦新闻系的“非典型学生”出于良知,鉴于责任,做一点力所能及助推中国新闻业进步的实事,哪怕微不足道、事倍功半,甚至自讨苦吃、徒劳无功。因而,即便在压力最大的艰难时刻,我也没动摇过自己的信念。或许,这也可视作是向当年为我们赋能的复旦新闻系呈交的一份作业、一张试卷吧。

三部报告文集,记录了复旦新闻人的足迹、感悟和情谊。

我与复旦新闻馆 责编:徐婉青

走进本市乌鲁木齐南路的夏衍旧居,这座3层砖木结构的英国式风格花园住宅,我由衷感到温馨和亲切。

1949年至1955年间,我国著名文学家、电影、戏曲作家,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、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的夏衍,曾在这里居住。

这5年期间,是夏衍同志任务最重、工作最忙、睡眠时间最少的时期。每天从清晨到深夜,他会见文艺界人士,接管各类文化单位,了解文化界队伍

情况,并向群众团体作形势报告。

当时,上海戏剧界从业人员7000多人,戏曲剧种15个,演出团体30多个。夏衍知道,上海戏曲界具有要求进步、积极革新的优良传统,欧阳予倩领导的中华剧团和周信芳主持的移风剧社,在抗战期间编演《梁红玉》《明末遗恨》《徽钦二帝》宣传爱国主义思想;袁雪芬把

剧舞台改编为《祥林嫂》。当时,周信芳、袁雪芬等呼吁戏曲界同仁们“坚持改革,不演坏戏”,全体戏曲界积极响应,坚持进步,弃旧图新。夏衍认识到,依靠戏曲界主要人员的自觉性,改变戏曲界的整体面貌,达到改革出新的目的,比单纯用行政手段要好得多。

那时,《新民晚报》总编辑赵超构向夏衍同志:“可不可以给我们写一点?”经请示陈毅同意后,赵超构给夏衍辟一个专栏《灯下闲话》,每篇四五百字,每隔一两天写一篇。夏衍百忙之中不断地写,甚至利用去北京开会的火车上也写,几乎每篇换一个笔名,累计约100多篇。在读者中的口碑极好。

当我走出“夏衍旧居”的小楼,看到楼前两棵当年夏衍亲手种植的香樟树,如今已高耸天空,茁壮成长,枝叶繁茂。微风吹来,绿叶沙沙作响,仿佛在兴高采烈地赞颂夏衍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所作出的重大贡献。

鲁迅小说《祝福》搬上越剧舞台改编为《祥林嫂》。当时,周信芳、袁雪芬等呼吁戏曲界同仁们“坚持改革,不演坏戏”,全体戏曲界积极响应,坚持进步,弃旧图新。夏衍认识到,依靠戏曲界主要人员的自觉性,改变戏曲界的整体面貌,达到改革出新的目的,比单纯用行政手段要好得多。

鲁迅小说《祝福》搬上越剧舞台改编为《祥林嫂》。当时,周信芳、袁雪芬等呼吁戏曲界同仁们“坚持改革,不演坏戏”,全体戏曲界积极响应,坚持进步,弃旧图新。夏衍认识到,依靠戏曲界主要人员的自觉性,改变戏曲界的整体面貌,达到改革出新的目的,比单纯用行政手段要好得多。

那时,《新民晚报》总编辑赵超构向夏衍同志:“可不可以给我们写一点?”经请示陈毅同意后,赵超构给夏衍辟一个专栏《灯下闲话》,每篇四五百字,每隔一两天写一篇。夏衍百忙之中不断地写,甚至利用去北京开会的火车上也写,几乎每篇换一个笔名,累计约100多篇。在读者中的口碑极好。

当我走出“夏衍旧居”的小楼,看到楼前两棵当年夏衍亲手种植的香樟树,如今已高耸天空,茁壮成长,枝叶繁茂。微风吹来,绿叶沙沙作响,仿佛在兴高采烈地赞颂夏衍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所作出的重大贡献。

当我走出“夏衍旧居”的小楼,看到楼前两棵当年夏衍亲手种植的香樟树,如今已高耸天空,茁壮成长,枝叶繁茂。微风吹来,绿叶沙沙作响,仿佛在兴高采烈地赞颂夏衍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所作出的重大贡献。

当我走出“夏衍旧居”的小楼,看到楼前两棵当年夏衍亲手种植的香樟树,如今已高耸天空,茁壮成长,枝叶繁茂。微风吹来,绿叶沙沙作响,仿佛在兴高采烈地赞颂夏衍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所作出的重大贡献。

当我走出“夏衍旧居”的小楼,看到楼前两棵当年夏衍亲手种植的香樟树,如今已高耸天空,茁壮成长,枝叶繁茂。微风吹来,绿叶沙沙作响,仿佛在兴高采烈地赞颂夏衍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所作出的重大贡献。

当我走出“夏衍旧居”的小楼,看到楼前两棵当年夏衍亲手种植的香樟树,如今已高耸天空,茁壮成长,枝叶繁茂。微风吹来,绿叶沙沙作响,仿佛在兴高采烈地赞颂夏衍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所作出的重大贡献。

这里说对仗。对仗是什么?简单说就是词性相同的,互相顾盼映照的上下联句子。绝句不管对仗,就是说不要求对仗。律诗呢?中间两联要求对仗。一直觉得四句、两联的绝句,就其格局而言,常常比八句、四联的律诗要大。律诗中间两联对仗,似乎把诗句引向了细节,要写出大格局,无疑增加了难度。

杜甫的《登岳阳楼》:“昔闻洞庭水,今上岳阳楼。吴楚东南坼,乾坤日夜浮。亲朋无一字,老病有孤舟。戎马关山北,凭轩涕泗流。”除了中间两联,第一联也是对仗。他是大诗人,即使是三联对仗,也阻挡不住内心的壮阔大波澜。他的对仗,又是如此自然,读起来,甚至看上去,没感觉是对仗。他是真正的大手笔,教人赞叹。还是杜甫。他的《登高》:“风急天高猿啸哀,渚清沙白鸟飞回。无边落木萧萧下,不尽长江滚滚来。万里悲秋常作客,百年多病独登台。艰难苦恨繁霜鬓,潦倒新停浊酒杯。”四联都对仗了。风霜鬓发,随手写来,毫无运斤痕迹。史称唐律七律第一,是有道理的。李白呢?是天才,律诗大抵不合律,中间两联不尽对仗。他的《夜泊牛渚怀古》:“牛渚西江夜,青天无片云。登舟望秋月,空忆谢将军。余亦能高咏,斯人不可闻。明朝挂帆席,枫叶落纷纷。”只对仗了一联半。只是诗情文采,浑然天成,读者实在无心去挑剔。

说到对仗。更要说的一个话题是,诗的对仗和对子不一样。所谓对子,也就是楹联一类。两者相似,其实不是一回事。说明这一点,很重要。明白了这一点,才可能理解和懂得诗,理解和懂得对仗。

对子是唐以后才出现的。五代十国时期,蜀国国君孟昶写的“新年纳余庆;嘉节号长春”,历来被认为是有史以来第一对对子。可见唐代还没人写对子。更奇怪的是,杜甫写了那么多对仗,那么多极好的对仗,能作为对子用的,竟然极少。问题出在哪里?问题就在,对子是完成,对仗是未完成。对子是个作品,对仗则只是诗的一部分。对仗和对子,两者之间是有鸿沟的。

可以作为对子的对仗句子,主要出自绝句,下联对仗,或两联都对仗的绝句。也就是前文提到过的、截取律诗的第一、二联,或二、三联的那种绝句。孟浩然的《宿建德江》:“移舟泊烟渚,日暮客愁新。野旷天低树,江清月近人。”下联对仗。杜甫的《绝句》:“两个黄鹂鸣翠柳,一行白鹭上青天。窗含西岭千秋雪,门泊东吴万里船。”两联对仗。下一联对仗的句子,结束全诗,自然类似对子。两联对仗的句子,是绝句特殊的写法,也无意间类似于对子。其余,诗的对仗,和对子基本是两回事。再者,以对子作为诗的对仗的,基本不是诗。

对子是什么?除了上述的对子是一种完成之外,对子其实是文、是有些巧思、有些韵律的文,如有些诗味,就是大好的对子了。对子出现在唐之后,但不出自唐诗。明白这一点,也明白了诗的对仗。

鲁迅小说《祝福》搬上越剧舞台改编为《祥林嫂》。当时,周信芳、袁雪芬等呼吁戏曲界同仁们“坚持改革,不演坏戏”,全体戏曲界积极响应,坚持进步,弃旧图新。夏衍认识到,依靠戏曲界主要人员的自觉性,改变戏曲界的整体面貌,达到改革出新的目的,比单纯用行政手段要好得多。

那时,《新民晚报》总编辑赵超构向夏衍同志:“可不可以给我们写一点?”经请示陈毅同意后,赵超构给夏衍辟一个专栏《灯下闲话》,每篇四五百字,每隔一两天写一篇。夏衍百忙之中不断地写,甚至利用去北京开会的火车上也写,几乎每篇换一个笔名,累计约100多篇。在读者中的口碑极好。

当我走出“夏衍旧居”的小楼,看到楼前两棵当年夏衍亲手种植的香樟树,如今已高耸天空,茁壮成长,枝叶繁茂。微风吹来,绿叶沙沙作响,仿佛在兴高采烈地赞颂夏衍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所作出的重大贡献。

当我走出“夏衍旧居”的小楼,看到楼前两棵当年夏衍亲手种植的香樟树,如今已高耸天空,茁壮成长,枝叶繁茂。微风吹来,绿叶沙沙作响,仿佛在兴高采烈地赞颂夏衍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所作出的重大贡献。

当我走出“夏衍旧居”的小楼,看到楼前两棵当年夏衍亲手种植的香樟树,如今已高耸天空,茁壮成长,枝叶繁茂。微风吹来,绿叶沙沙作响,仿佛在兴高采烈地赞颂夏衍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所作出的重大贡献。

## 醉里谈诗(十七)

陈鹏举

